

# 卷六十

紅樓復夢卷一



紅香閣小和山樵南陽氏編輯

欵月樓武陵女史月文氏校訂

幻虛境開因果

大觀園夢啟情緣

書名 紅樓復夢一百回 嘉慶四年蓉竹山  
房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六十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系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9  
編號 D8654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系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紅樓復夢一百回 嘉慶四年蓉竹山房刊本](#)

[版權所有: 東洋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嘗聞洪濠初判別為天地分陰陽造化五行而生萬物造  
化者謂天地陰陽萬物之情因情而化充乎天地是天地  
間無情無處非情即如頑石乃蠢然不靈之物何以  
情生公說法尙且感而點頭以此論之情之一事  
磨之物聞上古時大荒之外無稽崖青埂峯前

紅樓夢卷六十一

桑奶媽失身遇鬼

陶姨娘弄玉生兒

話說珍珠等了一會心中發煩，打諒着自家出去瞧瞧。剛到院子門口，瞧見人盡笑嘻嘻走進院來，手中拿着一面綠茸茸的琵琶，說道：「叫他們去我來了。」來上面盡是青苔，用水刷洗了半日，總洗不掉這綠顏色。珍珠忙接了過來，細看製度精巧，軫亦完全，顏色蒼古，別有風緻。心中大喜，趕着進了雲房，將琵琶供在桌上，爇起一爐好香，拜謝湘妃。厚賜情，春笑道：「這又是個什麼緣故？」珍珠道：「這琵琶乃王

嬌故物當年出鴈門關時將他沉之于海爲湘妃所得日  
前在孫夫人處蒙湘妃將這琵琶回賜不期至今日始得  
到手方纔是拜謝湘妃因此焚起一爐好香惜春聽說將  
琵琶細看一過歎道真是一件絕妙古董當年沉海之時  
原不知尙有今日物本無知而遇合之期早已定于千古  
香家有靈當不能不望琵琶而三歎也珍珠點頭道就如  
我同你日後也總有一個歸着惜春道你自然定有歸着  
我已跳出假境與流水浮雲相爲始終心如槁木久不作  
紅樓春夢矣珍珠笑道數之所定身不由主卽如我自大

因分手之後滄海桑田變遷不一又何曾想到今日與  
相聚雲房同衾共枕你雖此日跳出假境但將來總要  
歸到真地流水浮雲終非了局惜春笑道果有真地我當  
老于是鄉只是浮生碌碌何處逢真珍珠道數到其間自  
有真境我同你亦難以相強惜春點頭正欲答言聽見院  
子外銅環聲响架上鸚哥連聲相喚入畫出去開門見是  
李行雲同着一個二十來歲體面堂客走進院來對入畫  
道這是我的親妹妹要往鎮江去路過這裡上來瞧我領  
他進來見見觀主人畫道他姓什麼李行雲道他姓吳妹

夫叫吳順是湖廣節度使松大人衙門裡的大總管入畫道原來是吳大奶奶失敬了彼此在院子裡見過禮對着吳大奶奶道我家觀主的脾氣想你令姐也對你說過他不拘見誰總不爲禮還帶不喜同人說話如今有他的姐姐來了比他狠和氣諸事到覺好些你若進去相見到要謙虛些見吳大奶奶道我因姐姐對我說觀主姐妹兩個長的很俊我要瞧瞧不知可比得上我家小姐不然我也不去見他入畫點頭領着他們來到雲房門口先走進去通報惜春聽說叫李行雲同了進來珍珠同惜春坐在碧

紗厨裡相對談心入畫領着他們走進雲房珍珠見那堂客到也大方端正趕着同惜春站起身來吳大奶奶一眼望去見兩個美人站着相迎差不多的身材又是一般打扮颯颯嫋嫋不亞蓋宮仙子心中讚道好兩個美人真與我家小姐不差上下趕着上前施禮珍珠惜春亦俱答拜李行雲亦過來稽首彼此坐下珍珠問道聽說路過此間特來探望令姐手足相聚自然亦要多住幾天吳大奶奶道因奉家太太之命往鎮江祝府去候着迎接大太太扶柩回來聽說是九月初間起身這二十左右可以望到

我也不敢多耽擱等着回去時再到這裡多住幾天攪擾二位觀主珍珠笑道我非觀主亦不過權且枝棲此間乃令姐停雲之所何言攪擾今日相逢亦是三生之幸我聽見你家彩芝小姐日常多病不知近來可好些兒吳大奶奶道姑娘怎麼知道我家小姐名字又知道多病是誰說的珍珠笑道我同你小姐是個神交知己他的一切景况我最知的詳細只怕你們天天在他跟前還摸不着他的脾氣吳大奶奶笑道姑娘既知道請說一兩樣兒看像我家小姐不像珍珠笑道你家小姐是張瓜子臉兒高高的鼻梁細細的一雙鳳目盈盈秋水遠望去就如兩點寒星兩道春山一點櫻口髮長三尺光黑如漆身材婀娜不瘦不肥手細指長金蓮一捻生平最愛看書又愛使個小性兒稍不如心就出眼淚遇着不對勁兒的人終日不出一言就是那人去遠了他還是不樂房屋裡收拾的飛塵不入所有他的琴棋書畫筆墨紙硯若不是他至得意的人總不敢亂動窗前窗後起種修竹又愛梅花每日焚香對竹一人靜坐一個月三十日到有十五天要生氣生病藥不離口你家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將他藏之金屋不要說

家們瞧不見他的一點影兒就是奶奶們要見他一面也是難事你們小姐我說的像不像吳大奶奶不覺哈哈大笑說道真一絲兒也不錯將我家小姐說的活在面前真個姑娘怎麼比咱們還知的詳細這一篇說話挑了我家小姐的一幅行樂圖惜春笑道你說的這個樣兒狠像我在那裡見過到狠熱只一時想不起來吳大奶奶道觀主尊姓俗家是幹什麼的這個好模樣兒爲什麼好好的姐妹兩個都出了家珍珠笑道我們俗家住天上祖父都是神仙我們做道士還是神仙的根兒你且不必問咱們的家鄉姓氏將來慢慢的自然知道今日你們姐妹初會且去叙談半日等着你轉來時我再說我們的緣故李行雲道也罷咱們去喫晚飯休要在此絮煩觀主吳大奶奶跼起身來謝了茶同着姐姐出去一路走着深讚觀主姐妹兩個生的芙蓉俊俏舉止大方不像個小戶人家閨女不知爲着什麼在此出家李行雲道我也聽說來頭大着呢到底摸不着他的准底兒且等你轉來耽擱一天自然套得出根底說着來到自家屋裡徒弟袁可石已將晚飯備下又將張流水邀來同在一處暢飲一宵第二日一

早趕着上船往鎮江而去原來松柱自三邊總制調了湖廣節度使同着家眷到任以來頗覺官清吏肅歲稔民安公子松壽帮着父親料理署中事務并并有條彩芝小姐又謹遵閨訓兄妹兩個添下承歡松柱夫妻歡喜之至這日接着祝筠的書子知道栢夫人在京于八月半後開了五六天賜滿朝文武俱親自上祭十分熱鬧朝廷又有恩賞典禮並賜葬祭都是這些門生故舊帮着料理還有賈珍賈蓉父子在外照應裡面有珍大奶奶婆媳帮着芙蓉料理因此栢夫人到可省心已于九月初二扶柩下船初

八開行沿途俱有護送大約十月底可以到家松柱接着此書同莊夫人商議道祝大姐姐已扶柩回南這個月底可以到家咱們須得差人前去迎接纔是莊夫人道狠該差人去接依我的意見家人同媳婦們各派兩個到了鎮江見過老太太就一路迎接上去松柱道既是這樣趕着就辦起禮來太太派定了人明後日就叫他們起身莊夫人點頭吩咐水仙將內外男女名冊取來酌派原來這水他是莊夫人身邊最得用有體面的姑娘也就同栢夫人身邊的芙蓉一樣總管一切內外事務松柱夫妻待這水

仙就同女兒一樣彩芝同水仙也最相得凡一切飲食起居總得水仙經理他纔放心這松府內外人等誰也不敢得罪水仙姑娘彩芝身邊有兩個秀美得意姑娘名叫仙雲香露他二人專管服侍彩芝不管外事此刻衆人聽說太太要派人去鎮江去給親家大人上祭人人都想這件美差聽見叫水仙姑娘取家人名冊就有簽押上吳順的媳婦趕着來見彩芝要來個情兒一直來到小姐住的雲濤書屋剛走過一帶小迴廊見彩芝穿着件松花色素洋縐出自來風的灰鼠皮袄下繫着水紅緜的縐裙手中拿

着白汗巾貼在竹林邊看着幾個丫頭們在那裡洗竹子吳家的走到面前叫道小姐又在這裡洗竹彩芝笑道今日天和氣暖叫他們洗洗竹上的灰吳家笑道小姐這院裡真是一塵不染那裡去找灰這幾竿竹子叫小姐盤起了包漿一枝一竿的又綠又亮真是一件活古董彩芝聽說抿着嘴兒笑道你到會說個話兒吳家的道我有件事來求小姐在太太面前說個情兒彩芝道有件什麼事要我說情吳家笑道沒有別的事因太太要差人到鎮江上祭男女各派二人我父母墳墓也在鎮江自從跟着太太



小姐由杭州就到這裡來有好幾年也沒有到墳上燒張紙兒今既有這差使求小姐對太太說派了我去順便到我爹媽墳上燒張紙他們陰靈也感激小姐的恩典說着掉下淚來彩芝眼圈一紅道你念着父母順便上墳原該如此這件事我可以爲力必派你去吳家的赶忙道謝說道太太現在派人請小姐就去彩芝點頭命香露取件袴子來穿上仙雲將手鏡遞過來彩芝照了一照頭面對着吳家的道你只管先去我隨後就來吳家的答應着先走出去彩芝命仙雲跟着慢慢出了院子走東邊迴廊忽然想起一件心事站住脚沉吟了一會揀直來到水仙屋裡丫頭瞧見赶忙打起湘簾一回到套屋裡去通知姑娘此間是賬房重地閒人都不敢混入每日惟彩芝往來因有套房兩間是水仙住處藏緊要物件彩芝走到裡間見水仙正換衣服說道早上甚涼這會兒厚毛的又穿不住彩芝道本來這幾天和暖小毛兒的也狠是分兒水仙換了一件蘋菓色寧綢羔兒皮襖套上鵝黃綾子挽袖吩咐丫頭給小姐到茶讓彩芝坐下說道我換了衣服正要送家人名冊上去小姐來的湊巧遲來一步我又不在屋裡

彩芝道我也爲這件事來方纔吳嫂子在我那裡要求這  
個差使我已滿應了他正打諒着去見太太因想起我不  
便提起故此來見姐姐要你代我說這情兒水仙笑道我  
知道小姐的意思這件事只管放心交在我身上橫豎總  
派他去就是了彩芝笑道既是這樣我可以不用去見太  
太你就拿着冊子上去罷恐太太等着你呢我且回去晚  
上再見水仙聽說叫丫頭抱着冊子一同出了房來彩芝  
帶着仙雲仍回香閣水仙來到上房將冊子呈上莊夫人  
前

派蔣榮韓桂裡面的派顧家

的高家的都還老成能幹水仙答應說道高家的現在身  
上不便方纔小姐的意思要叫吳順的媳婦去莊夫人點  
頭道到也使得你去開了單子給老爺瞧過發到門上去  
每人賞二十兩盤費叫他們趕着收拾明日就走水仙答  
應趕着回到屋裡開出單子送垂花門交簽押上呈老爺  
過目一回備奠儀禮文開單交壽大爺寫書信不一會諸  
事妥當松柱夫妻兩個每逢過日叫進蔣榮韓桂當面吩  
咐交了奠儀禮物莊夫人又吩咐顧家吳家些說話次日  
一早四人坐上差船直往鎮江而來走了半月這日到了

儀徵吳大奶奶想起有親銀姐因姐夫李瓊將家私敗光不知去向貧難度日就在清涼觀出家做道士今日路過此間不能不去瞧瞧將大船灣在江口自家一人上來見過惜春珍珠之後姐妹們叙談了一夜次日一早開船放過江去至晌午大錯收人鎮江馬頭這幾天祝府裡正在兩邊收拾甚爲熱鬧又乘押鹽船去的爺們都已回來馬頭上挑銀包的腳夫不記其數蔣榮們男女四個坐上轎子進城來到祝府門上討周惠是向來好朋友相見狠爲親執忙邀到門房裡查

益遂有押船回來的廖陞都

彼此相見查本問了來意吩咐打雜的到船上去起行李將書子拿着去見老爺顧大奶奶同吳大奶奶也在垂花門同周大奶奶們相叙寒溫此時祝筠正在敬木堂的套房裡會客查本拿着書子上去回道松親家老爺差了家人同媳婦們來迎接次老爺太太祝筠大喜接過書子拆開從頭至尾細看一遍叫來查本領着蔣榮韓桂兒了親家老爺磕頭請安致意了主人的說話又壽哥兒請安問好祝筠悶了一會吩咐且住兩天等我派了人一同去接蔣榮們答應看出來祝筠將書子遞給小子們

送到垂花門交玉哥去念給老太太聽小子們趕着將書  
子送到垂花門去廖大奶奶早領着顧嫂們見過桂夫  
人又到介壽堂去了奠儀禮物已交到芳芷堂去朱姨娘  
因未見書子尚不敢登記權且交采菱收着自家帶着了  
頭綠波到介壽堂探聽消息走出磚門看見對面集瑞堂  
門口絡繹不絕的銀包担子綠波道荆姨娘派在集瑞堂  
去免收鹽課到不派咱們姨娘去朱姨娘道你聽見誰說  
派了荆姨娘綠波道剛纔在怡安堂捲棚下瞧見荆姨娘  
謝了老太太出來剛走了過去接着是仙鳳秋雲兩個人  
意氣揚揚滿着滿臉得意一路說說笑笑連人也瞧不見  
了書帶姑娘站在臺階上叫住他兩個說道派了好差使  
也犯不上眼睛就長在腦袋上仙鳳指着鼻子幌着腦袋  
笑道錯了太爺們誰還巴結得上這差使叫書帶姑娘狠  
狠的雀薄了他們一頓我聽着也狠有氣爲什麼姨娘就  
趕不上他們朱姨娘笑道荆姨娘近來走的狠紅各人的  
運氣我又不曾像他們那樣的巴結綠波正要回答聽見  
背後有人問道像誰的巴結朱姨娘嚇了一跳回過頭去  
看見是汝湘九如同着幾個姑娘們一路笑着九如同道

你主僕兩個嗚嗚唧唧在這裡說誰呢朱姨娘紅暈桃腮  
笑道了頭們紅嘴誰去管他們的閒事你們這會兒上來  
幹什麼汝湘笑道咱們也學着巴結九如見朱姨娘登時  
滿臉飛紅因笑道咱們向來頑笑干急別要認真剛纔只  
聽見巴結二字餘下的話一句也沒有聽咱們這沒了頭  
他回來聽見什麼就說什麼總是我平日不會教訓等着  
一會兒我回去撕下他的嘴來糊一面小鼓兒送你老人  
家去敲着頑兒惹的朱姨娘抵着嘴兒好笑汝湘道我的  
嘴撕下來糊鼓你的嘴撕下來又做什麼九如指道太太  
下來了咱們不要混說汝湘們望去果然一大羣人跟着  
桂夫人冉冉而來朱姨娘同汝湘九如站在一邊桂夫人  
走到面前將手中的一封書子遞與朱姨娘道松大老爺  
送的東西照單收了等着他們去時老爺再寫回書老太  
大還有東西寄去朱姨娘接着連聲答應跟着桂夫人來  
到怡安堂站住讓太太上了臺階後面的姑娘奶奶們都  
站在一堆廖大奶奶對來的顧嫗子們指道這位是朱姨  
娘這兩位都是咱們大奶奶顧嫗子吳嫗子趕着過來請  
安致夫人小姐的說話問好並水仙姑娘亦叫請安致好

汝湘們也回問了夫人小姐的安水仙姑娘好衆人正在說話只見夢玉笑嘻嘻走了過來說道你們准備着出差汝湘道誰要出差夢玉道剛纔老太太說一半天差咱們攏共攏兒一路去迎接老爺同咱們太太九知道不知派些誰去夢玉道橫豎去的人多着呢想來總少不了你江蘋指道你們瞧周大奶奶走的忙忙的不知又來回什麼要緊說話衆人回頭看他真個急急的走來到了面前問道太太下來了嗎江蘋道剛纔下來江太太竺太太姑太太都在介壽堂同老太太看牌三太太同咱們太太在介壽堂說了會子話因要擺晚飯這纔散了下來你又有什麼事來回周大奶奶道說也怪事這會兒管墳的老盛來說今兒早上瞧見桑奶子精赤條條的睡在義塚地上衣服裙褲一堆兒放在旁邊昏迷不省像是中了邪祟的樣子他們見是宅裡的人將他擡了家去拿着姜湯灌了一會甦了過來叫他們將掛着頭脩上墳的紙鏢燒了幾千昏昏迷迷的睡着挨到晌午忽然咽了氣死在他家老盛着了急趕着進來報信這會兒老爺又不在家說是到那裡去打馬吊門上的叫進來請太太示下衆人聽說十分

驚異海珠道這是他惡貫滿盈昧良的報應你上去回太太看是怎麼吩咐周大奶奶點頭上去夢玉們彼此歎息一會朱姨娘道看不出那個人是這樣結局真個報應的好快正說着周大奶奶已回下來說道太太吩咐的狠是竟叫老盛去縣裡報請相驗將捨的棺木給他一口就埋在義塚地上省了日後是非況且桑進良串通拐逃縣裡有案這事更要去報汝湘道太太所見甚是大奶奶快此去傳話讓他們趕着去辦衆人道咱們也該散去不多一會要請晚安了夢玉同着汝湘們一羣散去周大奶奶

到垂花門昭着太太吩咐傳了出去老盛依着去縣裡報請相驗料理掩埋查本們私下照應元結看官的知道這桑奶子怎麼跑到義塚地上死在老盛家裡待我慢慢說這緣故原來桑進良拐了秀春去後祝府知道立刻將他攆出報官拿人並無下落桑奶子在縣中審過兩堂取保收管就在後門口賃了一個在首飾樓上做買賣老張的一間屋子同院居住他原約定桑進良初頭在接引菴相見那裡知道桑進良將他的東西騙了個乾盡帶着秀春一溜烟早已離了鎮江他還指望着到菴中去相會誰

知初頭上菴裡正爲着周施貞的事祝府上男男女女每日擠滿的轎馬桑奶子好容易等了幾日衣服當光支持不住打聽周姑娘事情完結這日央他們雇乘轎子送到接引菴來到了菴門將轎銜付訖一直走將進去這接引菴原是祝府裡的家菴一年用度都靠着祝府過活因此祝府的大小事務他菴裡聲息相通當日桑奶子在祝府裡是第一紅人他菴裡拜乾媽認親家往來親熱逢年遇節還要送禮接待到後來桑奶子的紅氣退了他們也就漸漸冷落如今聽見他做出沒臉事來被祝府裡攆出在外這些姑子見了桑樹影兒都是討嫌何況見回那不懂眼兒的桑奶子還打諒像當年的親熱下了轎子揀直往裡進去來到大殿院子裡看見當家姑子法昌在那裡瞧着徒弟們收拾錫器桑奶子走到回前叫道一師兄一向好阿法昌回過頭來瞧見是他登時掉下臉來說道咱們菴裡越發好了嚴着大門也沒有人管個閒事不拘是人是鬼往裡混走明日叫宅裡太太們知道了權共權兒一齊撻掉桑奶子笑道一師兄我又不是外人怎麼連我不叫進來法昌道你又是誰呢這個進來那個進來明日



不見了東西去向誰要桑奶子氣的滿臉飛紅說道你瞧見我偷過誰的東西嗎法昌道誰管你做賊也好養漢也好橫豎我這裡不留做賊養漢的人別叫宅裡知道了連我們也站不住一夕話說的桑奶子頓口無言忍着氣笑了一笑說道我去見過老師父同我的乾女兒再來同你講理論畢往裡就走法昌一把抓住說道往那兒走誰是你的乾女兒你的乾女兒早被你拐了逃走掉又來這兒混認親快些替我離門離戶的去罷將他使勁的一推桑奶子站腳不住一跌栽倒幸而跌在晒東西的棕簾上到沒有擦着那裡他就勢的睡在地下撒潑打滾的一路又哭又罵此時驚動了合庵的姑子看見是他問了緣故一齊動氣也不由他分說將他拖的拖拉的拉七手八腳硬推出山門外去隨他睡在地下趕着將山門關閉桑奶子睡在地下哭罵一會並無一人理他兼着此間是個僻靜處所門前又無一人往來坐在地下定了一定神看見簪子花兒耳挖都給他放在旁邊趕着將頭髮挽好插帶妥當想起從前得意的時候這些姑子們何等奉承到這裡又是怎樣看承熱鬧今日到這地位被他們攆出山門勢

利到這個分兒我如今悔也無及看那天已旁晚只好掙  
進城去再想別法主意已定站起身來抖了一抖身上灰  
土含着兩點眼淚咳嗽聲歎氣低着頭順腳走去可憐向來  
出進總是轎子從來未曾走過又不知進城方向趨着太  
陽影兒極力混走不覺日已西沉寒煙四起擡頭細看周  
圍盡是楓林落木霜草孤墳心中着急不知是何處所穿  
來串去愈走愈僻轉過一帶霜林一望盡是亂葬崗子鬼  
火熒熒若隱若現昏霧之中月色朦朧不分南北高低小  
徑腳痛身疲見路傍有一座墳堂淨扎到石磴上趕忙坐  
下調換着手將兩隻腳捻了又捻心中又悲又氣坐了一  
會聽見墳堂裡像有人說話側耳細聽聽見一人歎道霜  
風徹骨屋壞牆坍孤苦之情令人難過一人答道你有子  
有孫尚然如此何況我同老八一身之外別無長物更覺  
淒涼又一個道我到沒有什麼過不去愛到那裡逛逛就  
逛逛遇着誰就喫誰逍遙自在誰也不敢惹我李八大爺  
像莊老大雖有兒有女自家撒開手老婆又去抱着別人  
睡覺到這時候誰給你一盞半盞的使誰還掂着送碗飯  
來給你喫先前一個答道人兄弟說的狠是我那天回家

瞧見兒女凍餓的不像個樣兒就像針扎了我的心肝可憐乾自着急只可恨我那女人心腸過狠丟下兒女竟去嫁人全不想當年的恩愛李老八笑道你真是個愚人當年是你恩愛所以他也恩愛後來你撒了恩愛因此他又去同別人恩愛你的恩愛已了他的恩愛到現在莊老大笑道我一肚的淒涼叫你說的可笑怎麼劉老五一聲兒也不言語劉老五道你們去說你們的我各自各兒想我的心事李人道你有什么心事說出來咱們哥兒兩個替你拿個主意劉五道前日咱們的一個街坊閻老大他說新來了一個堂客有三十來歲人也狠俊初來暴到的無倚無靠叫我娶了他彼此都有照應他在夫家時原是走門子做賣婆帶着給奶奶太太們攪攪臉穿穿珠花還帶着放個私賬因為腳手兒去得那些老爺相公們都還同他走得土他有個女兒賣給一位什麼大人做姨姐到狠照應他因他同人走上有了身子喫藥下胎血崩來的前日我同閻太太到他家去瞧瞧果然人兒到狠去得房子也好衣服首飾也還體面他初到的那幾天被南村的土地黃老爺瞧見叫人來說親要娶去做兩頭大不知怎

麼被土地奶奶知道了大鬧饑荒將黃老爺的鬍子拔了個精光把個土地廟兒扯了個粉碎黃老爺氣極辭了土地不幹要去出家還虧咱們西村土地倪老爺同奶奶過去再三苦勸這纔拉倒聽見說黃老爺的奶奶因動氣擰着了身子昨日小產了一位相公我想咱們家裡又沒有老婆這件事很可辦得只是一會兒那裡去張羅銀子我正要合你們商量我要請個分子辦這件事你們以為何如李八道快些別請分子白不中用那天開南酒局何老大的兄弟要請分子做親下了有二三三百的帖子包了兩席誰知這天只到了十來個人還是白喫白嚼的厨子同庄子上叮着眼子要錢何老大哥兒兩個魂都急掉親也沒有做成到將一個酒舖子收掉了哥兒兩個只剩了一件汗襖子逃的不知去向你想這分子都是惹得的咱們沒有長個請分子的腦袋再別混想請分子你既要辦這件事我到替你出個主意眼前這個奶奶也是咱們會中人不如叫他做個人情到是現成的莊太道我也想到這人身上咱們這一冬都可過去劉五笑道全仗三位大力却說桑妙子從來沒有走過這些道兒又兼着傷子悲苦

坐在石磴上力軟筋疲兩隻小脚疼不可忍正聽見這三個人說話忽然寂無聲响寒月滿身只覺着冷風透骨到此時萬念皆灰正欲起身慢慢擗去忽見三個人站在面前朦朧之下看不分明面目只覺得週身寒毛直豎不知不覺也就昏昏迷迷的問道你們是誰李老八道我們是桑進良夾來接你的叫你快去桑奶子大喜說道他在那裡莊大道就在面前不遠兒咱們來扶着你走此時桑奶子運盡之人被鬼迷住隨他們在亂墳堆裡走了一會看見路旁一處似有燈光李老八道三姑娘想在家嗎咱們進去打個鬧兒劉五道就在這裡也離他家不遠橫豎叫老盛到這裡來就是了莊大笑道使得于是走到一間小破屋子門口叫道三姑娘在家嗎裡面一個堂客道剛纔回來說着開了門讓他們進去桑奶子見那堂客有二十來歲粗眉大目濃粧艷抹笑嘻嘻的讓他們坐下看他屋裡只有一張破炕並無別的牆上掛着盞燈炕頭邊掛着幾吊錢還有幾錠銀子也用繩兒拴着掛在牆上炕上還有些酒菜劉五道三姑娘今日得弄銀錢酒菜家裡堆着真是穿不了喫不了三姑娘笑道那幾錠銀子是十月初

一祝府裡的年例賞的這幾弔錢同這些酒菜是前日王大爺同奶奶們給周姑娘做好事分給我的這幾天總也沒有空兒在家留著請客李八道咱們邀了桑奶奶是個新客借你的酒打夥兒熱鬧熱鬧三姑娘笑道桑奶奶一半天有了新房子咱們還要喫他的東兒今日先喫我的莊大趕着將酒菜擺在中間男女五人團團坐下桑奶子因動了半日氣再兼勞乏腹中正在饑渴之際也不謙讓同他們一路大喫李八道今日喫的有興三姑娘唱個曲兒咱們聽聽別冷淡了這個酒席三姑娘點頭應允卽將手中筷子敲着酒杯低聲唱道

春草萋萋遊人踏遍花香地轉眼迷離荷露盤滴薰風裡高柳蟬鳴清波魚戲鵲橋渡後涼如水金粟飄香團圓月色真無幾醉酒黃花重陽去也鴈聲陣陣西風起離別了一年相思了四季我在這裡多愁你在那裡有趣到不如撒開了手我幹我的你幹你省了我看着影兒乾淘氣

三姑娘唱完李老八連聲叫好對着莊大道三姑娘是咱們的相好今日誰給你劉五又快作新郎只有我無妻小

將桑大奶奶讓了我罷劉五道這到公道也是時候了我  
讓你們各成好事明日再見站起身來出門而去桑奶子  
身不由已被李八拉住成了好事昏昏沉沉睡去誰知此  
處是祝府的義塚次日一早管墳的老盛聽見有人叫道  
老盛你快去義塚上有人叫你快去快去老盛出來一看  
四回無人心中疑惑吩咐兒子帶上門他一人匆匆走到  
義塚地上見那破墳堆邊睡着一個精赤條條的堂客衣  
服裙褲放在一處老盛嚇了一跳過來看看像是着了邪  
景細認面貌很像宅裡的桑奶子忙將衣物替他蓋上飛  
跑回來叫了兒子同兩個土工擡着一扇門板到義塚上  
將桑奶子擡到家裡命老婆替他穿了衣褲又灌了好些  
姜湯不一會甦了過來叫老盛趕着燒幾千銀錠再燒些  
紙錢供些酒飯鬧了半日至下午忽然西去了將老盛一  
家急死趕着到宅裡通信得了太太的吩咐放下心去辦  
事此時祝府裡人人都知桑奶子的報應惟書帶心中最  
爲得意剛走出院子門遇着秋雲要往集瑞堂去書帶道  
我正要去找婉春姐說話秋雲道這幾天婉春狠得意書  
帶笑道他得他的意與我無干兩人一路說話來到集瑞

堂走至上房見陶姨娘靠着桌子拿着一塊新白布擦玉  
子兒書帶道姨娘連日辛苦也不歇歇兒還做這些事陶  
姨娘聽說回過頭來要回他說話不覺擗了一下失口叫  
道嗷不知爲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復夢卷六十一

太夫人歡樂洗孫

小丫頭因哭得福

說話陶姨娘因要折過身來回書帶說話不防將腰間  
扭了一下覺着腹中亂動疼不可忍一股熱氣往下直冲  
叫聲嗷啣不好書帶秋雲看見秋雲娘面色皆變赶忙扶進  
屋去叫如意杏貴一面知會薛門薛趕着去接收生婆一  
面去回太太婉春料理人參同生化湯桂夫人一聞此信  
連忙派了幾個老成媳婦到房裡服侍將姑娘們都換了  
出來在房外照應忙到介壽堂去稟知老太太此時祝筠